

張 劉

如 芝

心 朋

等 著

蕭軍思想批判

大連東北書店印行

蕭軍思想批判

劉張
芝如
明心
等著

大連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九年五月

蕭軍思想批判

著者 劉芝明、張如心等

出版者 大連東北書店
大連市中山路一〇八號

印刷者 大連東北書店印刷廠

I 949.5 - 初版 0001 - 2000

支店 旅順仁濟東路茶市街三十六號
金縣城內斯大林路二〇一號

總店 大連市中山路一〇八號

前言

『作家蕭軍在哈爾濱主編文化報（五日刊）』，從創刊以來就經常的犯錯誤，違反教育知識青年的文化政策，至去年八月文化報五十三期就更加嚴重的散佈反動思想，發表了反蘇的各色帝國主義謬論以及反對人民解放戰爭的「其豆相煎」的鬆懈戰鬥的言論。因此，引起哈爾濱文藝界的批評，首先是生活報，在二十四期發表了「斥『文化報』的謬論」的社論以後，接續的就展開了廣泛的論爭，在生活報二十六期上以「分歧在那裡」為題，指出蕭軍主要的基本的錯誤是在這樣兩個問題上，即：一、在對人民解放戰爭的戰爭性質的認識上。二、在對蘇聯關係上。蕭軍對於人民解放戰爭是看成為「中國人打中國人」，是「親兄弟」的相鬥，他沒有理解人民解放戰爭是革命的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戰爭，蕭軍還散佈「和平幻想」，這種言論是對敵人有利的。不僅如此，蕭軍還對蘇聯肆意加以誹謗，提倡「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對蘇聯不友好的態度，蕭軍挑撥哈爾濱中蘇兩大民族的關係。這些，都遭受到文藝界的嚴厲批評。」

「蕭軍的反動思想，已遭到大多數人們的反對，認為蕭軍在文化報上所發表的反動言論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和封建地主官僚資本主義思想結合的雜拌。蕭軍是個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他看到革命快要勝利，患得患失，由於他的個人主義沒得到滿足，他就拚命的想

給自己保留一份思想陣地，作為向革命勒索的資本。蕭軍的錯誤是原則性的錯誤，對人民，對解放區是有害的。這一鬥爭一直繼續到現在，對蕭軍的批評是越來越廣泛，更加系統化了，而蕭軍本人還在各方面狡辯，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無自我批評精神，以市儈流氓的手法，來掩蓋自己所犯的錯誤，這是不能允許的。蕭軍所犯錯誤，不僅是蕭軍個人而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因此，文藝界很嚴重的注意這一思想鬥爭，這是東北文藝界思想戰線上重大事件，大家都很關心這一鬥爭，也都很嚴肅的參加這一鬥爭，無疑的，這一思想鬥爭的結果將更加鞏固與提高文藝戰線的思想性與原則性，將對今後東北文藝運動發揮相當的推動作用。」（東北日報）

現在，我們特將有關批評蕭軍反動思想的文章，集重要者收印成冊，以幫助文藝愛好者的研究。

編者

目 錄

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	一
東北文藝協會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	三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	八
劉芝明·····	八
幾個不能忽視的問題·····	五三
劉芝明·····	五三
反對蕭軍思想保衛馬列主義·····	六六
張如心·····	六六
是個人問題還是社會問題？·····	六六
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	七〇
是『其豆相煎論』，還是階級鬥爭論？·····	六六
是仇視人民反共反蘇還是熱愛人民擁共擁蘇？·····	一〇〇
是極端自私個人主義還是全心全意爲勞動人民服務·····	一四

結論：只有馬列主義才能澈底解決中國問題…………… 一三

批評蕭軍錯誤思想…………… 丁玲…………… 一六

蕭軍的技倆…………… 徐懋庸…………… 一四三

將文藝工作向前推進一步…………… 東北日報專論…………… 一四六

中共中央東北局

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

東北進步文藝界最近進行了對於蕭軍的反動思想的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央東北局認為這種批判是必要的，是應該加以支持的。

蕭軍的反動思想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蕭軍是魯迅先生所指出的中國文藝界中「才子加流氓」一型的人物之一。在他的文學活動中，蕭軍表現自己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慣於採取兩面手法和敲詐手段的、無原則的野心家。他的帶着封建色彩的資產階級思想，妨礙他真正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當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所壓迫的時候，蕭軍曾經反對這種統治；但是當真正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人民得到了勝利，建立了新的統治，這種統治服從於人民的利益，而並不服從於蕭軍之流的個人利益的時候，蕭軍就轉而反對人民的統治了。蕭軍在抗日戰爭期間來到延安，那時他已經表現他的興趣是比較地集中在反對人民的統治方面，而不是集中在反對人民的仇敵方面。在他到東北以後，東北局曾經抱着與人為善的態度，從物質條件上幫助他出版他所編輯的『文化報』，希望他在工作中能够像他所宣佈的站在人民方面參與東北人民的文化事業。但是蕭軍却繼續發展他的錯誤立場，用言論來誹

謗人民政府，誣譏土地改革，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挑撥中蘇友誼。雖然蕭軍在受到嚴重的批評以後開始作某種承認錯誤的表示，但是迄今爲止，這種表示還只是口頭上的避重就輕的。東北局爲了保護東北人民文化事業的利益起見，認爲必須指出：蕭軍如果不在今後的實際行動中（而不是只在口頭上）有系統地（而不是避重就輕地）改正自己的與人民利益不相容的嚴重錯誤，那麼他就將完全自絕於人民的文化行列。如果蕭軍堅持他的錯誤，那麼他的荒謬言論，就將成爲封建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在被中國人民所推翻以後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

東北局完全贊同東北文藝協會對於蕭軍的結論，並作如下決定：

一、在黨內外展開對於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的反動思想的批判，以便在黨內驅逐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和地主階級的思想影響；在黨外幫助青年知識份子糾正同類錯誤觀點。

二、加強對於文藝工作的領導，加強黨的文藝工作者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在文藝界提倡嚴正的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反對無原則的『團結』和無原則的『爭論』，爲提高文藝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奮鬥。

三、停止對蕭軍文學活動的物質方面的幫助。

東北文藝協會關於蕭軍

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

東北文藝作家和文藝工作者，在東北文藝協會等十五團體所召集的會議上，詳細地討論和分析了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

會議認為：作爲一個革命作家，必須爲人民服務，站在人民立場上，以他的作品表現人民，歌頌人民，擁護人民，把自己與人民的命運聯結在一起，以忠誠的革命精神，反對對人民有害的各種思想。但蕭軍在近年的活動，特別是他在一九四七年編輯『文化報』以來的活動，是違反了作爲一個革命作家所應有的品質和應盡的職責的。

蕭軍的『文化報』雖然也用了巨大的篇幅來登載各種革命的甚至馬列主義的詞句，但是每個讀者都不難看出，這只是蕭軍的許多反動言論的陪襯和掩護。代表『文化報』的鋒芒的，不是它的革命詞句，而是蕭軍的反動言論。蕭軍的這些反動言論，雖然爲了便於狡辯，而採取了各種扭扭捏捏、閃閃爍爍的形式，但是每個讀者也不難看出，蕭軍的真意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蕭軍及其『文化報』的根本反動觀點，是企圖把人民民主的革命統治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

僚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統治描寫成爲一樣東西，把新的看成舊的，革命的看成反動的，把是非黑白作了根本的顛倒。因爲這樣，蕭軍就把中國人民反對中國反動派的革命戰爭描寫成爲『親兄弟』之間的戰爭，『撫今追昔，終難免有所怆然；其豆相煎，實不能無所悽痛。』在有些緊要的關鍵上，蕭軍對於革命竟比對於反革命還要痛恨。例如他對於中國的革命農民和領導農民實行土地改革的共產黨，就這樣說過：『復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財，「挖」人之糧，……甚至「淨身出戶」，此真亘古未有之強盜行爲，真李自成、張獻忠之不若也。滿清雖異族，日本雖異類，尙不爲此，胡共產黨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蕭軍的這種反對革命的立場，在國際範圍內就表現爲反蘇的濫調。蕭軍在他的『文化報』上一再發表他從國民黨反動派那裡抄襲來的所謂『各色帝國主義』的反革命理論，並利用最微細的藉口而發表『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反蘇煽動。

對於蕭軍的這些反動言論，東北的進步文藝界曾經給以適時的批評，但是蕭軍藉口『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而加以拒絕，並且污蔑批評者是爲了『焚毀自己所不高興的人與物，妄想一統天下稱霸稱尊』，是『大興文字獄』，『企圖造成一個無聲的哈爾濱或解放區』。蕭軍想以這種無賴的口吻來嚇退對他的正當批評。蕭軍認爲：讓他在解放區裡散佈於人民有害的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反動思想（這種思想蕭軍自稱爲小資產階級思想，其實完全不是今天中國的廣大的小資產階級革命群眾的思想，而只能代表地主與反動資產階級在小資產階級上層知識份子中的政治影響，即某些小資產階級反動份子的反動思想），就是『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否則就是不民主。蕭軍對於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的這種反動曲解是必須擊破的。我們認爲：人民政府完全有權利並且有義務來剝奪這種反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言論和批評的自由。我們認爲：所謂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是有一定的歷史內容和階

級立場的，因此，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國，凡發表對人民有益無害的言論和批評，都應當有自由，如果某種言論和所謂『批評』直接反對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如蕭軍所發表的反動言論，則不應有自由。但是現在東北人民政府還未從法律上剝奪蕭軍發表反動言論的自由，只是東北文藝界的同人給了他以正當的批評，而蕭軍就故意喧嚷什麼『一統天下』等等的廢話，那麼，事實並不是人民限制蕭軍的自由，而只是蕭軍妄想限制人民的自由吧了。

蕭軍今天的反動言論是他過去的錯誤傾向的長期發展的結果。蕭軍是一個因發行過多的流通票子而破產的商人的兒子。在最近發表『我的生涯』中，蕭軍還用一切美麗的字眼去歌頌他的祖母如何用敲詐誣賴的方法以獲得錢財。蕭軍在其青年時期的流浪生活中，曾在軍閥軍隊中當過憲兵和小軍官。蕭軍的流浪生活，曾經引起他對於舊統治者的某種反抗，但是更多地造成了他對於舊統治者的羨慕。他從舊社會學得了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觀念，濃厚的虛榮心，流氓式的敲詐手段、兩面手法和破壞性，而這些都是與人民革命的軌道不相容的。蕭軍在『桃色的綾』（他的最早的創作集『跋涉』中的一篇短篇小說）中，就宣傳『個人戰勝一切』的錯誤思想。蕭軍描寫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小說『八月的鄉村』，使蕭軍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但是，渺小的個人主義者蕭軍，不懂得這種名聲在根本上是由於蕭軍在這部小說中採取了擁護和歌頌這個革命游擊戰爭的立場而來的，離開了這個革命戰爭本身和擁護這種革命戰爭的立場，他所得到的名聲就不可能存在。蕭軍因為不懂得這個真理，而以暫時的名聲為個人冒險的『資本』，於是更加遠離了人民。在抗日戰爭期間，蕭軍在延安對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解放事業並不發生興趣，但是對於國民黨特務和托洛茨基派份子王實味的反革命活動，却表示了令人注目的同情。在抗日戰爭結束，蕭軍回到東北以後，雖然東北人民政府給

他以種種改正錯誤的機會，他却沒有正確地利用這些機會。相反地，他在嚴重的階級鬥爭中繼續發展他的錯誤思想，在許多言論中公開地站到人民的敵人方面去。現在，如果蕭軍還不誠懇地接受批評，切實的改正錯誤，他就只有自絕於人民了。

蕭軍的錯誤雖然帶有許多個人的特點，但是從它的本質上說，却不是一個偶然的個別的現象。這是因為，既然中國還存在着反革命的舊勢力，這種勢力就不能不反映於文藝界。這是因為，既然中國的進步文藝界還是以傾向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居多數，而在進步文藝界中，一般革命理論和革命文藝理論的學習以及根據這種理論而進行的批評還是極端地薄弱，那麼，中國的反革命的舊勢力也就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於進步文藝界中的某些不穩定的份子。因此，對於蕭軍的批評，應該在整個文藝界首先是進步文藝界中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來進行。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來，文學和藝術就不是什麼別的東西，而是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是社會上各種互相敵對的階級藉以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見，以反對自己的敵對階級的一種工具。對於蕭軍的批評，正應當作為階級鬥爭中的一種現象來進行，並由此而得到有益的教訓。

我們認為：共產黨的文藝工作者與非黨的進步文藝工作者，應當團結在共同目標下奮鬥，這個共同目標，就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文藝統一戰線。在這一總的文藝統一戰線的方針下，一切進步的作家們可以自由地採取各種文藝形式和文藝風格，去完成自己的任務，但是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各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政治綱領下工作，而不能採取蕭軍這樣的反動的個人主義立場，這樣的代表小資產階級反動部份的反動立場來工作。因為這樣就必然墮落到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方面去，因為這樣就要首先破壞文藝統一戰

線，危害人民革命事業。我們認為：爲了鞏固革命的文化統一戰線，必須提倡對於這種反動思想的科學批評，必須提文化統一戰線內部的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提倡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文藝理論的學習。

因此，爲了從東北文藝界肅清蕭軍的錯誤，爲了使東北文藝界由對於蕭軍反動言論的批判中更加健全起來，我們決定：

(1) 在東北文藝界繼續展開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思想批判，把封建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以及這種思想在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的翻版，從文藝戰線上驅逐出去。

(2) 爲着鞏固進步文藝界的統一戰綫，發展革命的文藝批評，提倡文藝作家的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並結合以廣大群眾性的批評，把批評與創作結合起來。建立文藝工作的定期工作總結，經常的分析作品，指出它們的優點和缺點，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與藝術水平，以便更好地爲人民解放鬥爭、爲新民主主義建設、爲工農兵廣大群眾而服務。

(3) 在進步文藝界中提倡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文藝理論的學習，廣泛地系統地宣傳、解釋和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著作。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

所犯錯誤的批評

劉芝明

一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原則性的；

其思想本質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

去年九、十月間，在哈爾濱等地，由生活報而展開的，文藝界，青年學生，對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鬥爭，我認為基本上是正確與必要的，而蕭軍及其文化報所持的立場、觀點、方法是基本上錯誤的，至於文化報在某些群眾中所起的作用，則是具有嚴重危險性與毒害的。

這個鬥爭，不是如蕭軍所說的是『假公濟私』，是『踏倒蕭軍』，是『焚毀自己所不高興的人和物，妄想一統天下稱霸稱尊』，而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原則性的鬥爭。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是思想上的錯誤，是原則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管蕭軍有意與否，但按其實質則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是嚴重的違反了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利益，違反了他所承諾於黨以及黨希冀於他教育群眾的任務，違反了作爲一個通常革命作家所應有的品質和應盡的職責。

蕭軍在文化報上所教導於群眾的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是魯迅的思想與精神，甚而連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水平都未達到（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我們是歡迎的，合作的，但應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不能混爲一談）。他是打着『馬列主義』和『魯迅』的幌子，偷運反動思想的雜拌，散佈於人民有害的毒素，希求達到他的個人主義的滿足。

我們只要翻閱一下文化報（到目前爲止已出六十五期，五月刊，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創刊），便到處可以看到其中有許多對人民，對解放區，對共產黨的不滿、誹謗、侮辱、毒害、和諷刺，例如在第八期上有一篇極惡毒的諷刺文——『新年獻辭』，編者按爲『該稿因其文體腐臭，本擬不登，惟察其內容，尙間有可取者，祇好忍痛刊出，聊備一格，此後擬不爲例。』（點是引者加的，請讀者注意！）全篇獻詞共七項，如：『支援前線也；擁護民主政府也！擁護中國共產黨也！打倒蔣介石趕走美帝國主義也！建立新人生觀也！』等等。這些題目是很堂皇的，至於內容，倒不是編者所講的是『忍痛刊出』而是『有可取者』（？）這就是作者謾謗土地改革爲：『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強盜行爲，真李自成、張獻忠之不若也！滿清雖異族，日本雖異類，尙不爲此，胡共產黨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這就是作者在『贅語』（應改爲『聲討』——引者註）中給『黨、政、軍、民』扣上一百二十四個主義的帽子，茲略舉如下：

『……「阿Q」式「瞧不起」主義，「吉訶德」式與風車作戰主義，吹毛求疵主義，馬馬虎虎主義，游手好閒「二流子」主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主義，「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主義，「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主義，諱疾言醫面子主義，言行脫節主義，「吊而郎當」主義，檢查工作發癩子主義，「王八拉車沒後勁」主義，慢性自殺與自暴自棄主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主義，享樂主義，疲

國主義，虎人主義，鑽空子主義，拍馬主義，欺上瞞下主義，詔上驕下主義，經驗主義，自然主義，自流主義，空想做夢主義，正統主義，不學無術主義，報功掩過主義，不澈底主義，怨天尤人主義，發牢騷主義，無計算的「大箕洒油滿地撿芝麻」主義，「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主義，唯利是圖主義，「牆頭草隨風倒」主義，陰陽臉兩面派主義，空談主義，拜洋主義，奴隸奴才主義，不誠懇的手腕主義，吃裡扒外主義，……」

作者蕭軍認為舉出這些（實際上是造謠）乃是『君子愛人以德』（！）請讀者看看吧！這就是作為朋友的蕭軍，在新年，抬着棺材，穿着死人衣裳，給人民和共產黨所獻的『祝辭』！這是多麼惡毒的中傷啊！這是多麼使人憤激而難以容忍啊！

蕭軍避開了人民的光輝、生長、喜悅和健旺……他專心搜索太陽中的黑點，而且是造謠，無中生有，加以擴大、醜化。他把解放區的人民，描寫成為欺詐、偷竊、下流、機械、無知……例如他以『偷花者』（文化報四九期夏夜抄）『這點小事』為題，『測驗出一種國民道德的水準以及那種可怕的損人不利己的人心。』他描寫解放區的工農階級為偷竊、下流。

蕭軍在文化報上所發表的還有更甚的，他仇視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他把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比做『丑角當權』，他認為共產黨裡『真正的丑角是穿上戲袍，善良的人反却充了丑角，共產黨儘讓那些『丑角當權』，使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談談笑笑隨便凌辱的屍丑，台下的人都看得大拍其手，可是觀眾的日趨逃避現實，神經的日趨堅硬，並不是無稽之談了。』（五一期丑角雜談）。

蕭軍說在這些『丑角』的統治下，『「祇求機械的統一」，結果，人民的積極性的人格，人民的積極性的創造精神都被蔑視了，甚而被殺死了。』（四五期政教泛談）。